

樱花缤纷

清 宸

小学时，老师教过我们一首日本民歌。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太没劲，反反复复就是那么两句旋律重复的歌词：“樱花啊，樱花啊……”现在回想，实在是自己音乐课没好好听讲。这首歌可是大名鼎鼎的《樱花颂》，旋律婉约，歌词优美：“樱花啊，樱花啊，暮春三月晴空里，万里无云多明净。花朵烂漫似云霞，花香四溢满天涯。快来呀，快来呀，大家去看花！”小时候，我还闹过一个关于樱花常识的笑话。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：樱花会结果，它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樱桃——这种毫无来由的联想，不知是不是我那贪吃的性子使然？

离我家不远处的一处河畔种植了不少樱花树。我偶尔会去那里散步。说是“散步”，是因为不好意思说“赏花”这么“风雅”的词。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樱花。江畔的樱花品种有限，更谈不上名贵。我寻来望去，发现基本上就是那种常见的白色山樱花。花瓣不似梨花那

样纯白，也不是玉兰的乳白，但有轻盈飘逸的纱感，微微泛着些隐约的透明。单株的樱花，若树形优美，也非常好看。仰头望，花朵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，娇艳中透着素雅。而连片的樱花开起来则是如云如雾。大抵樱花很有些女孩子样的任性脾气，开放起来不管不顾，形成一派浪漫景象，显得大气、疏狂，甚至是奢侈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云：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而在大和民族的老百姓们看来，此话的前半句应修正为“生如樱花之绚烂”。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出了名的，他们对樱花的情感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们将樱花看作春天的化身，认为樱花能否顺利开放预兆着这一年可否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一旦花开繁盛，男男女女们便会齐聚于樱花树下，放歌纵舞，感谢神灵。很多日本女子在隆重的场合还喜欢穿上绣有各种樱花图案的和服。

樱花逢春而绽，花期却很短。它在开放之日，竭尽全力释放所有

的美，而落瓣时也依然保持素洁。这与日本人推崇的做人应追求“生时的辉煌”和“死时的尊严”完全一致，与日本民族的文化审美及人生观、英雄观也非常契合。别看樱花柔弱，它滑落枝头的那一刻，依然会保持不错的花形，即便落下瓣来，也不见污秽，叫人想起黛玉《葬花辞》中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句子。而“樱花落”这个意象在日本的物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。花开花落本是自然现象，可樱花的凋谢别有一种感人肺腑的伤怀——它不是被萧瑟秋风刮落的，也不是在寒意的逼迫下陨落的。它开在春风里，也落在春风里。确切地说，樱花不是凋谢，而是零落。可又不曾“零落尘泥碾作尘”。它如粉蝶一般随风舞动，飘落地面，不让自己的残破身影在枝头徘徊停留。而愈是如此，它那吉光片羽般的一生愈是能给人带来凄凉、悲壮、缱绻之感。

这么美丽的花朵当然会和爱情有关。记得有个动人故事叫《八重樱下》，讲的是中国青年郑左兵和

日本少女加代在美丽的八重樱下互生情愫。1936年，随着大批在日华人的返国，郑左兵也离开了日本，一走就是49年。近半个世纪中，左兵经历了流亡、工作、娶妻、生子、丧父、解放、大跃进、当右派、平反、添孙、丧妻这一系列的人世变故，但他从未忘记少女加代。他努力和加代取得了联系，并希望两人能在昔年那株八重樱下重逢。但加代回答：“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，你在那棵樱树下等我，我会从你身旁走过，请别认出我……”后来，左兵就站在了落花如雨的樱花树下，将自己准备的49朵红玫瑰，分给每一个走过樱花树的老妇人，却始终不知哪一位才是自己心目中永恒的加代。

日本人喜欢樱花，是民族传统。中国人喜欢樱花，则是审美趋同。众人皆知周总理喜欢海棠，赵花厅外植满了明媚动人，楚楚有致的海棠花。其实总理还喜欢樱花。因日理万机而很少进行诗词创作的他见了樱花，也会小小文艺一把，写下“樱花红陌上，杨柳绿池边；燕子声声里，相思又一年”的句子。诗句简单，意象却丰富，陌上池边，樱红柳绿，燕子南回，相思婉转……

应该说：樱花是幸运的，因为春花落时，春景还在。樱花的一生都被包裹在这个最美季节之中，纷纷扬扬，弥天的烂漫，如诗亦如画。

宾大访学记

钱 进

开学初，我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流学习，时间不长，收获不少。

第一周的周四晚上有一场欢迎舞会，地点就在国际生公寓二楼大厅。音乐一响，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纷纷走进舞池扭动摇摆，有几个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冲进舞池。而我们团无论男生还是女生，都很拘谨，只是静静地坐着当观众，谁也不敢加入进去。哎，刚刚经历过高考洗礼的大一新生，没见过多少世面，手脚放不开。后来在一个高年级中国留学生的带领下，我们才陆续走进舞池，跟着节奏手舞足蹈起来，但还是有几个同学直到终场，没有融入欢快的舞会。

国际生公寓的负责人是位大婶，舞会结束后，她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说他们（外国留学生）都好有天赋啊，节奏感很强，而我不跳舞。她立马说，不，你会的，他们只是随意摆动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的自卑感顿时消散大半。是啊，不要轻易否定自己，跳舞只是随意摆动而已，快乐就行。

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是世界顶尖商学院，与哈佛商学院齐名。访学期间，学校每周安排商学院的教授给我们开讲座。有一次，我们在演讲厅听了劳拉教授的讲座，主题是“像企业家一般思考”。劳拉教授很亲切，讲课时热情饱满。我虽然前一天晚上作业做到很晚，但听讲过程中始终精神振奋，一点没有倦意。我快速地做笔记，恨不得把地口中吐出来的每一句金玉良言都记录下来。

劳拉教授一共讲了四个要点，比如不能一下子把顾客的钱全赚了，竭泽而渔不是长久之计等。她还时时拿中国市场经济作为例子，多次提到马云。

作为一个阅历尚浅的学生，我总是以消费者的眼光看世界看商品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像企业家一般思考，看到的风景就会不一样，商业很美，天地很广，日常生活中处处有商机。

Renaldo老师是黑人，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常常跟大家分享美国文化。有一节课上，Renaldo说，美国人很喜欢穿板

鞋，有独特的板鞋文化。板鞋源自于滑板运动，它是平底，便于让脚完全平贴在滑板上，而且有防震的功能。滑板运动横冲直撞，带有危险性和破坏性，所以在几十年前，美国的正统人士认为只有叛逆青年才去玩滑板，现在这种偏见已经没有了，伴随着滑板运动而出现的板鞋更是风靡全球。

我小时候玩过滑板车，虽然跟滑板是两回事，但脚下那块板都是平的。我玩的时候，脚上穿着皮鞋、跑步鞋或旅游鞋，根本没没想到要换专门的板鞋。听完Renaldo老师的课之后，我去商场买了一双板鞋，纯白色的。Renaldo第二天来上课时，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新鞋子，说：“刚买的吧，真是太好看啦！”他说，他喜欢白色的小巧的鞋子。

人都是缺什么向往什么，因为Renaldo是黑人，所以喜欢白色的；因为他长得高大粗壮，所以觉得小巧的鞋子好看。

我们在宾大的访学只有三十天，作为一个学习周期，第四周就是期末了，每位老师都布置了研究性作业。Renaldo要求我们分组建公司或做项目，说服他这个虚拟风险投资者。

Renaldo启发我们说，可以把中国的东西引到美国，也可以把美国的东西引入中国，抑或其他能想到的点子都可以。他要求每个组的项目都不同。我们组经过讨论，最终一致认为美国的餐车对校园生活贡献巨大，若是引入到中国，就算仅仅只是我们学校一家，那也有不菲的收入……虽然只是纸上粗糙地谈兵，我们四个女生居然也热血沸腾，仿佛方案一出，就有一大笔收入滚滚而来。我们把餐车项目分成四个部分来研究，我分到的任务是“如何注册公司”。我到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，还向几个正在创业的学长咨询，学长告诉我，政府对大学生创业是有津贴的，我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里了。

汇报课那天，我们的演讲非常顺利，没出什么岔子。坐在台下的黑人老师却听得一脸疑惑，等我讲完后，他好奇地问我：政府真的会给大学生创业提供补助吗？我肯定地说，是的，心里升起一股自豪。

哈哈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吧。

一封寄往天堂的信

明明老师：您好！

今日春分，不知在天堂的您是否也听到了滚滚春雷？这雷声惊醒了我的梦，让我久久不能入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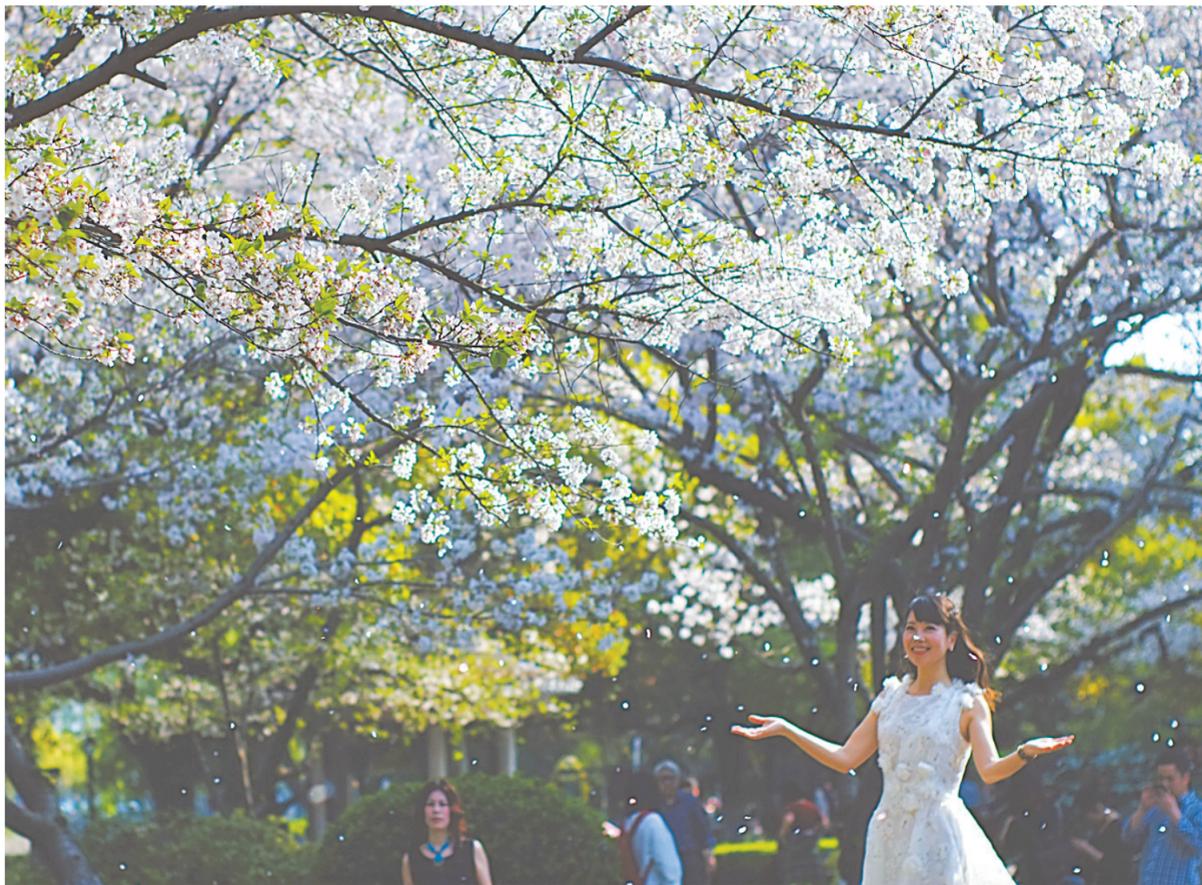
一晃，您离开我们已经八个月有余，时间过得实在太快。请原谅我一直没有去看您，可我又觉得天天在看您。

您送的瑞香长得极好，花期真长，记不清开了多久，现在快谢了。我喜欢弯下腰，闭上眼，任香味侵入肺腑，似乎整个人都变得通透轻盈。舍不得花瓣直接凋地上，就把它们收集起来，漂在露台上那只小小的青石水缸里，有一种别样的凄美。

绣球从您家搬来后，我已修剪过两次。父亲说，该换花盆了，可我总是迟疑，怕换了盆，就会陌生了模样。那盆兰花已经开过一次，期待今年又能给我带来惊喜。对它们，我也没有刻意去呵护，因为您曾是花的主人，花必定也沾染了您的气质。一个历经风霜雨雪的生命，即使死亡，也会留给尘世最灿烂的背景。

衣橱里，有您给我做的布裙，我很喜欢穿。不过，有一条厚裙子，我嫌它样式难看，一次都没有穿过。此刻抚摸着它，想象您亲手缝制的样子，心里是满满的歉意。这几条裙子我会好好收着，上面还残留你手指的温度，只是一想起，眼眶就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。

我知道，您是喜欢我的，但有时又对我思想深度不够感到遗憾，批评我只会写风花雪月的文章。而在我眼里，您这位热心公益的老太太，人老心不老，忧国忧民，很是激进。我以为，写作者千千万万，有人写鸿篇巨制，有人写小花小草，有人用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阴暗面，



樱花雨

周建平 摄

老叟自有词中乐

俞广德

多年来，写歌词一直是我的一大爱好。去年一年，我的歌词创作也可谓收获满满：4月24日中央电视台11套《过把瘾》栏目，播放了我作词的《香小梅花》少儿越剧节目；2016年第4期《上海歌词》，刊登了我的6首歌词新作。这一年里，我的2首歌词上了《词刊》，45首歌词上了省、市级音乐文学杂志。

写歌词难在找到好题材。我尝试着从报纸新闻里寻找素材，让“新闻入词”。杭州最美司机吴斌，奋勇夺刀的宁波青年民警段晓鹏，街头紧急救人的4位姑娘等，都是我报上看到新闻，几经阅读思考，写就了《平民英雄》《夺刀英雄》《最美四姑娘》的歌词，以歌声点赞新时代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的新人。从最美四姑娘的感人事迹里，我又连续写了《将你扶起》《爱能萍水相逢》，既画出了“一个老人/跌倒在地/苦苦呻吟/命在旦夕/哦/多少人伸出温暖的手/将你轻轻地扶起——将你扶起/人命关

天穿心肺/将你扶起/同一血脉情相依/扶起了春天/扶起了美丽/扶起了梦里花开/天蓝水碧……”的一幅画；又抒发了“水淡淡/情浓浓/流星闪/映天穹/有一种感慨真美丽/人间充满爱/爱能萍水相逢”的一首诗。以文化人，以歌励志，既教育了自己，又歌颂了人间好人。

从新闻里找题材，可以写人也可写事。我曾在《宣传半月刊》中读到一篇“小板凳越坐越近”的文章，反映余姚谢家路文明村的干部，坐在小板凳上与百姓聊天、宣讲的故事，这种拉近干部与村民距离的工作作风，令我感动，灵感来了，很快写出了歌词《小板凳，越坐越亲近》，被《花港词刊》录用。

词作家钱建隆老师为书题词：“海定波宁的时候，听你渔舟唱晚”，多么含蓄，又多么亲切。

有一回，我把女儿为妈妈过生日，奉上一副玉镯的事，写了一首《妈妈的玉镯》，《词刊》原主编虞文琴老师看了这个作品后，在短信回复：您的作品容纳的东西太多，是否可以精炼一些，要能忍痛割爱。我认为其题材适宜写写小篇幅的散文，不宜写歌词。老师的谆谆教导，使我渐渐地琢磨出，写歌词在选材上，要能引起大家的共鸣，在手法上，要少承载，多抒情。《花港词刊》副主编忆航老师，赠我写歌词的四句话：“构思时要往大处看，立意上往深里想，视角上向巧里去，语言上从浅里出。”真可谓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
我有个习惯，写好歌词作品后，喜欢给大家看，在七嘴八舌中，听取修改的意见。2015年秋，我将为家乡写的三首村歌，发给老同志、词友吴百星老师看，吴老师即刻回复：“村歌飞田头，老汉乐悠悠，一曲又一曲，胜过绍兴

酒。”我呢，也立马回复：“老来共携手，原本气相投，写作飞岁月，共饮欢乐酒。”你唱我和别有一番滋味。

记得退休后第二年，我收到著名军旅作曲家唐河老先生的青岛来信，原来他将我登在《上海歌词》上的一首《好邻居甜蜜蜜》谱了曲。唐河在信上说：在一切“向社会看”的大气候中，还有人在社区普通老百姓写歌，不容易啊。《好邻居》可先在社区唱起来，还可以修改，以群众满意为准。他的这几句话一直激励着我：情为平民抒，歌从心中飞。

我把写歌，视为自己静心养生，回味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既欢乐了自己，也把余热奉献了社会。从2014年起，我自我加压，坚持每月写3-5首有质量的歌词，并把所有歌词和部分谱了曲子的创作歌曲输入自己的智能手机。每当休闲时，特别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像一个战士数着自己的子弹，检阅自己的作品。我想，只有人生当歌的人，才会有歌一样的人生。